

中原之子

曲剧大家“活寇准”

——中原之子系列人物之马骥

本报记者 邓万鹏 左丽慧 文 杨光 图

1982年，由马骥主演的《寇准背靴》搬上了银幕，轰动全国，获全国戏曲电影一等奖，由此被誉为“活寇准”，是曲剧界灌制唱片的第一位男演员。1983年，马骥晋京在长安剧院演出，得到了首都文艺界的青睐和好评。2006年，由文化部批准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；同年，在首届河南曲剧艺术节上，被省文化厅授予“河南曲剧艺术家终身荣誉奖”。

9月7日，下午4点，洛阳王城广场上人声鼎沸，三三两两的曲剧爱好者自发聚在一起，吹拉弹唱，不亦乐乎。一位红光满面、精神矍铄的老人悄然走近，凝神倾听着这些来自民间的曲剧之声。

或许是老人脸上痴迷的神情让人觉出了异样，有人抬起头来惊讶地打量老人一眼，激动地喊出声来：“马老！您来了！”老人微微一笑：“你们继续吧！”

更多的人认出他来。霎时，人群沸腾了。“马老，您再给指导指导？”“马老，您来一段儿吧！”……一时间，人和人声团团将老人围住。老人拗不过众人热情相邀，开口清唱起来：“下朝来一边走一边长叹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大家已经不难猜出，这位老人就是今年91岁高龄、有着“活寇准”之称的曲剧泰斗马骥。

如果说听马老的演唱是大饱耳福，那么采访马老，他的亲近随和和爽朗大气，则让记者感受到另一种如沐春风。

马骥“三绝”

“在全国百花齐放的地方剧种之中，有一种菊花似地幽雅宜人的，是河南的曲剧。”著名作家冰心曾在自己的作品里写道：“我很喜欢曲剧，特别是它的小型歌舞剧，是那么朴素，活泼，自然而风趣！”这是冰心对曲剧的感受，而当时享誉曲剧界的马骥，毫无疑问为冰心对曲剧产生这样的认识作出过自己的贡献。

从艺近80年来，马骥先后在150多部戏中担任主角。河南曲剧剧目的保留剧目《寇准背靴》中的寇准，《十五贯》中的况钟，《四进士》中的宋士杰，《孙安动本》中的孙安，《赵氏孤儿》中的程婴，现代戏《白毛女》中的杨白劳，《柜中内外》中的郑大伯，《霜晨花》中的陈连香等人物，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浑厚古朴、苍劲酣畅的唱腔，生动灵活、洒脱大气的表演，令观众对这位须生泰斗赞赏有加。几十年的舞台生涯，练就了“踢靴”、“帽翅功”、“髯口功”这“马骥三绝”，而其中的每一样绝活都来之不易。

1956年，马骥参加河南省首届戏曲会演，就对当时的豫剧版《寇准背靴》心生仰慕。“这是爱国国戏，当时我虽然很想演，但还是觉得没有准备好。”马老回忆，随后，他逐步将这出戏移植过来，成为曲剧版《寇准背靴》的第一人。

马老介绍，原来的版本中，寇准是坐在地上脱掉靴子挂在肩头的，而且在“花园送饭”一场，也没有一路上穿花丛、绕山石、过横桥、翻陡坡等等曲折险阻、步履艰难的情景。“刚开始按老版本演过几场，自己也觉得笨、呆，不能很好地展现‘寇准’这个老忠臣的形象和心情。”马老告诉记者，为了让这出戏更生一些，他想了很多办法弥补，但一直效果不佳，直到他想到京剧《虹桥赠珠》中武打动作“踢靴”。“花枪可以踢，是不是靴子也可以踢起来？”在这样的思考下，年轻的马骥开始了“踢靴”的探索。

“那个时候我就像个疯子一样，脑袋里想的都是怎么能把靴子踢起来，踢准。”马老回忆着当年的情形，笑了，“起先还不中哩！”原来，演员们脚上的靴子底足有四寸半厚，重量少说也有三四斤，别说让它从高空稳稳落在肩头，就是甩出来也不易——更何况这时的“寇准”另一只脚还穿着靴子，一高一低，重心不稳。

马老坦承，当初开始练的时候还有些抹不下“脸面”，只能在背地里自己悄悄试，靴子经常砸在地上、头上、身上，半边身子被靴子砸得青紫斑斑。受了伤、挂了彩，他就咬牙把草帽帽檐垫在肩头、用布条勒住胳膊，继续练习。

练着练着，马骥逐渐不再顾忌别人的眼光，全身心地投入了“踢靴”的练习中，甚至“人家都睡了，也是我踢靴的时候”——练了半年多，原来漫天乱飞的靴子才能踢到肩头；一年以后，则是可以稳稳落在肩头；再后来，“踢靴功”已经练得炉火纯青、出神入化，想让靴子落到哪里，就可以落到哪里。

除了众人皆知的踢靴，马老的帽翅功也是将“寇准”演绎得活灵活现的三大“法宝”之一。

说到帽翅功，这里还有一个“阎门立雪”的感人故事。

“那个时候有个唱蒲扇的老前辈叫阎逢春，他的代表作《周仁献嫂》里展示的帽翅功特别精彩，我当时很想学。”马老边回忆边告诉记者，为了学到阎逢春的帽翅功，他特意趁剧团在山西演出的空隙，赶到阎逢春的住所，想学学帽翅功的精髓，不料连去了三次，都没见着阎逢春，最后一次却赶上阎逢春午休。

时值隆冬，天降大雪，为了不打扰前辈休息，马骥竟然就在风雪地里悄然站着，等待阎逢春醒来。那下雪下得很大，我也没想到冷不冷的，就怕打扰前辈休息，所以也没叫他。”马老说，一直等到冷不冷，就怕打扰前辈休息，所以也没叫他。”马老说，一直等到冷不冷，就怕打扰前辈休息，所以也没叫他。”马老说，一直等到冷不冷，就怕打扰前辈休息，所以也没叫他。”

就这样，阎逢春还特意带马骥看了自己制作的帽翅“机关”所在，哪里用什么螺丝、原料何来，其中要领、奥秘一一向他倾囊相授，马骥如获至宝，从此也是一顶帽翅从不离头，前辈亲加上随后的勤学苦练，也成就了他的这项帽翅绝活。

至于髯口功，则是马骥自创的看家本领。“我喜欢琢磨戏，除了揣摩人物的情绪，还总在想怎么能把戏演得更生动。”马老说，为了表现“寇准”机智、谨慎的形象，他想到通过抖动胡须来表现他的情急。这样大胆地开创新的表现形式，全因一个念头：“根据剧情需要。”



小戏痴长成曲剧大家

1922年，祖籍封丘的马骥出生在许昌，童年的他最喜欢的就是看戏。听到有戏班演出的消息，他是想尽千方、设百计也要一睹为快。

“小孩子个子低，最早的时候就想法钻到大人的衣服下面，跟着大人的脚步，一起溜进戏园子里去。”想到当年的小把戏，马老笑了，语气中却略带着一丝苦涩：“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，哪有闲钱去买戏票呢？只能用各种办法蹭戏了。”

一次，当时的名角赵一亭到许昌演出，小驹躲在大人长衫下的老法子被识破，被人拦在剧场外，他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戏就要开场了，怎么办？心有不甘的小驹围着戏院打转，忽然发现一条排水的阴沟，立即灵机一动，不顾臭、不怕呛，硬是从小阴沟里爬进了戏院。

“进去以后，大家看到我纷纷掩鼻，我才知道这阴沟里有多臭了。”马老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，最后，满身粪便、污水的小驹如愿以偿看到了赵一亭的戏，回家却被母亲痛打了一顿，“其实母亲也是心疼我。”马骥说，“还好我当时是脱下外衣爬进去的，不然母亲更生气。”

这件事发生后，家人为了满足马骥的心愿，把家里的破铜烂铁仔细搜罗了一圈，最后卖了两个铜板，给他买了张戏票，让他堂堂正正进戏院看场戏。“戏是看了，但是心里很难受，那两个铜板也来之不易。”

为了不让家人再担心，马骥不再溜进戏院蹭戏了。而是将脚步转向了周边农村，只要听说哪里有演出，十里八里地赶过去，看完戏又赶回来。农村演出大都是露天，遇到冬天刮风下雨，马骥就干脆蒙着头，只露出两只眼睛，看完戏也基本上浑身湿透。

凭借着对戏曲的痴爱，十几岁的小驹开始跟着当时的曲剧演员马文才学戏。刚进戏班，彩旦、小生、老生都唱过，令他记忆深刻的就是初登台时，因穿不稳靴，硬是扶着桌子唱了一场《梅降雪》。“那个时候可能就12岁左右，一张嘴，别人就笑我是嗓子‘不沾弦’，现在想想，应该正是处在变声期吧！”忆起当年因“嗓子不好”遭到的嘲笑，马老笑着轻轻摇了摇头。

都被群众接走了，就我‘没人要’。”马老笑呵呵地说，“赵氏”在戏里是个反角，心狠手辣，没想到因此“得罪”了看戏的群众，连饭都不想给“赵氏”吃——可见马骥版的“赵氏”是多么栩栩如生。

在成长的道路上，生性老实、内向的马骥虽然不善言辞，但却喜欢思考、善于学习、博采众长。

“喜怒哀乐人人都有，即使是寇准这样的老忠臣，也有着自己的情绪；正直的人就不会笑了？该难过一样会难过……”马老说，在演出的过程中，他通常是会琢磨人物的内心，不愿公式化去一成不变地表现人物。

如《寇准背靴》这出戏，在上个世纪50年代被整理成豫剧。1956年被马骥移植成曲剧，其后也在不断地整理、提高中。这出戏耗费马骥的大半生心血，除他从越剧、豫剧、黄梅戏等其他剧种汲取营养、为我所用，设计了“下朝来长吁短叹”、“杨元帅死不死还不一定”等几段脍炙人口的唱腔外，他还非常重视对表演的创新与改革。

“在第一场寇准出场时，我用须生的颠步，一拖一拉，缓慢沉重，然后再抬眼亮相——毕竟寇准那个时候年纪已高，还在为国事忧心忡忡。”马老向记者讲述他设计种种台步和表情时的想法。

对《寇准背靴》熟悉的观众也会记得，在“灵堂吊孝”一场中，马骥用眼睛“说话”，寇准第一次发现杨宗保不跪时，只是眼珠稍微一动，表示还未在意；当后来宗保还是不跪、郡主用脚踢儿子时，他眼珠子左右一转，表示已引起了注意；当看见柴郡主外着孝服，内穿红袄，已断定其中有诈；发现杨延昭没有死时，眼珠子顿时滚动起来，凸显内心的巨大变化。而台步马上改成轻快的摇步，把寇准的惊喜心情表现的人木三分；“花园送饭”一场，寇准跟踪柴郡主时，马骥先后运用了碎步、滑步、云步、探步、垫步等多种台步，兼配上“踢靴”、“髯口功”，将一个年迈苍老、忧心国事、机智善断的老寇准的形象活灵活现地立在舞台中央。《寇准背靴》也因此成为曲剧艺术的极品之作。

1982年，《寇准背靴》由河南电影制片厂拍成戏曲艺术片，易名《背靴访师》。随后晋京演出，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播放，中国唱片社灌制唱片，并被河北梆子、评剧、老调等多个剧种所移植，成为马骥的代表作之一。

人物档案

马骥，1922年出生于许昌，祖籍封丘。他自幼热爱戏曲，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浑厚苍劲、独树一帜的老生唱腔，深受观众喜爱。马骥在艺术创造中，善于广收博采，融会贯通，除老生唱腔别具一格外，在表演艺术形式上也敢于探索创新，其踢靴、帽翅功、髯口功和台步也有着独到特色。



耄耋顽童的现代生活

“猴子，走喽！”每天下午6点半，马老都会带着一只叫“猴子”的京巴小狗，下楼遛弯。这只京巴已经高寿12岁，马骥和老伴马凤琴也就这样风雨不断地带它散步了12年；而两位老人，已经携手度过了近40个春秋。

“很多人都知道周玉珍和马凤琴扮演的柴郡主，但是他们不知道，马凤琴就是我老伴儿！”说到这里，马老爽朗地笑了。他起身想为记者再续些水，没等起身，马凤琴已经眼明手快地拿起了水壶。在记者的“抢夺”下，两位老人才放弃了给记者续水的打算，相视一笑，落座叙谈，仍是一个主讲，一位补充。

“他的生活很简单，每天早晚两次带猴子下楼，然后在家唱唱、练练。”马凤琴介绍，除此之外，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看新闻，尤其是《海峡两岸》这样的栏目。

“最近关于钓鱼岛的新闻不是挺多吗，他看得最认真，还经常在家为这个生气哩！”听到老伴的“控诉”，马老认真地解释：“中国人怎么能不气愤！我还想报名去‘保钓’呢！只要他们愿意接收我，我一定去！”

听到马老的话，记者心里一动。这个以91岁高龄的年纪，还在对国家大事念念不忘，对祖国、对人民该是一种多么深挚的热爱和真情呢！

“那除了国家大事，您还关注哪方面的消息呢？”

马老娓娓道来：关于文艺院团发展的、改革的，他都关注。“社会总体是在进步的，有的政策也得慢慢变化。”说到文艺院团的改革，马老的看法很“现代”：“我关注到其他地方戏的一些举措，其中越剧界就有成立工作室的，这样的好处是演出的时候可以集中演员，不演出的时候可以分散，剧团没有太大的生存压力……”

针对当前戏曲市场萎缩的现状，马老认为“已经有所好转”，因为“现在政府在做免费送戏下乡的活动，还有到的社区、到学校，这样做很好！”91岁的马骥谈到这个问题，思路竟如年轻人一般清晰、明确：“一方面政府补贴剧团，剧团既有收入，又能演出了。对老百姓而言，有免费的戏看，求之不得！”马老又回忆起自己的童年，感叹：如果那时候就有这样免费的戏看，多好！

91岁的马骥，毫无耄耋之年的老态，而是红光满面，思维敏捷。问他长寿的秘诀是什么？老人谦虚地摇摇头，老伴抢着回答：他呀，心大！

何谓心大？

“他不争名夺利，一辈子最大的‘官’也是个团长。”马凤琴的话道出了其中的“机密”。就

算是对相伴了近40年的老伴儿，马老也“不会说好听的”，因为“他从来都不会奉承人，办事只怕别人吃亏、自己占了便宜。”正是这样，在马凤琴看来，老伴“很实在，很大方。”

天性里的与人为善，使马骥在“文革”那段日子里，受到过最大的折磨就是“大字报”，游街、戴高帽这样的“整”没有挨过——好人缘让人不忍心去折磨这样一个好人。

马老一生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挑食，退休后每天生活规律，只是简单的素食，连肉也吃得少。在不足60平方米房子里，老两口一住就是几十年。家里的电器看上去都有些陈旧了，一台摇起“头”来吱嘎作响的电风扇，伴随他们度过这个午后的燥热。只有几张剧照、一柜子奖杯，向来访者透露出主人不一般的经历。

马骥应该说是大器晚成的演员，与张爱玲“出名要趁早”的信条相比，他的大奖都来的比别人晚：1956年参加河南省首届戏曲会演，仅获演员二等奖，20多年后，参加洛阳地区会演，终于拿到了第一，而直到1982年他赴京演出《寇准背靴》，才在花甲之年誉满京城，被称为“活寇准”——在戏剧界，这样的“成功”简直是个异数，而这样的等待与坚持，没有一颗强大的心灵，如何能得以成就？

作为深受群众喜爱的“活寇准”，老人家如今身体健旺、精神十足，回顾近80年的艺术生涯，还有什么想说的呢？

不料，沉思片刻的马老只轻轻吐出两个字“遗憾”。

“遗憾，《寇准背靴》这出戏还不够‘精’。”在马老看来，“寇准”虽然深得人心，但与国粹京剧中的不少剧目、人物形象相比，还是有能打磨得更为出神入化的空间，“我现在是力不足了，未来还是要要靠年轻人。”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，曲剧须生泰斗，马老收了一二十个弟子，遍布郑州、南阳、新乡等地，只要有人愿意学，他都愿意教。有时候马老还主动想到农村的田间地头教学生，但常常被老伴儿劝阻：“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你去了人家还不都光顾着照顾你了，那还能用心学戏？”想想，马老只好作罢。

提起对曲剧的传承，老人家直言也很遗憾：“没有特别满意的弟子，能把自己的毕生所学好好传下去……”想到这里，又提，“现在戏校里没有曲剧专业，以后的学生没有专业文凭，到剧团没办法评职称，就更留不住人才？”

思维的活跃、敏锐，令“两耳不闻窗外事”的平庸之辈汗颜。

采访手记

结束采访，走下位于洛阳曲剧团家属院的住宅楼，马老两口坚持要下楼相送。带上睡眼惺忪的猴子，马老步履轻快，甚至试图去帮摄影记者“扛包”。

亲切随和、爽朗、朴实……采访过程中，不断有这样的感受撞击着记者的心。他们这样的老一代艺术家，盛名远播，却又过着最简单、最朴素的生活。面对记者的采访，也说不出多少豪言壮语、华丽辞藻，名动神州、须生泰斗这样的词，似乎描绘的都是与他无关的别人的生活。

回头看看他们位于三楼的斗室，窗台上，一盆怒放的茉莉在秋风中暗自芬芳。



虽已退休，马骥仍未远离深爱的曲剧。兴致所至，邀上老伴儿“来上一段儿”是常事。